

美國 George C. Basil, M. D.

錢

士

重慶什譚



書

目

行印局書通文

譯者序

據譯者個人觀察：外人之來中國者，概言之可以分爲三派。第一派人不脫帝國主義者的本來面目，視中國如其殖民地，視中國人全部如其一役之廉價勞工。這一派人，通常以各國的商人爲代表，他們的氣餒以在五卅以前爲最盛，目前還不脫此種人物的六量存在。世人往往以『死硬派 (Die-hards)』稱之。第二派人可名之曰『東方迷』，不分青紅皂白，凡是東方的都是好的。他們不希望中國進步，看見了中國之日趨現代化而深深扼腕。日人鶴見祐輔對這派人曾有一番刻劃的描寫：

『他初到北京時，依着生在新的美洲人們照例的癖氣，對於古的事務是懷着熱烈的仰慕的。他首先就尋覓紅漆門的中國房子；於是又以爲房門口應該排列着石頭鑿出的兩條龍；又以爲屋子裏該點燈籠，僕役該戴那清朝的簾笠似的帽子上綴着蓬蓬鬆鬆的紅毛的東西。後來，那一切，都照了他的理想實現了。於是他雇起中國的廚子來；六千年文化生活產物的中國食物，也上了他的食膳了。……並且用了可笑的訛誤的中國語，到各處搜古董。莫名其妙的磁器和書

箱和寶玉，擺滿了他一屋。」

這種人的對中國事物的愛好之情，以本書所描寫的那位重慶女傳教士，遺囑上載明死後採用中國式的大出喪而到達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從表面上看來，中國的文物制度——甚至說整個的文化，大有因了他們的偏愛而有身價十倍之概，可是嚴格說來，中國本身是不須要如此的，中國是須要進步，須要現代化；除了對於一國藝術的偏好尙可有相當合理的解釋外，一味盲目的崇拜，我們只能給他們以『骸骨迷戀』一句考語。

中國所須要的是另一派的人，也就是我們之所謂第三派。而可惜的是，此派人物在數量是少得可憐。這一派人之來中國，不只以中國為他們的市場，不只以中國人為他們廉價的勞動力，而以中國為一個在各方面正求進步正需幫助的國家；中國人則是與世上各國人民相等的世界的友人。本書作者之一的貝西爾先生（George C. Basil）——即是書中的主角貝醫生——雖不是此派中的理想人物，也是距理想不遠的了。他以醫生的資格來到了中國西部的古城重慶，應用他現代的醫學知識，為中國西部人民求醫藥上的現代化——這才是中國所急切需要的。

自從蔡珍珠女士著『大地』以來，寫中國的風物的書籍，已經多得難以勝計，

可是大部份的作者都是在中國作匆匆一瞥的新聞記者之流，他們的膚淺的報道，我不知道在外國人的心目中發生了何種印象！我相信：本書的作者不是此種人，雖然書中的描寫，仍有不少似是而非的地方。

本書的重要點，是在牠的結論；我現在不嫌累贅，再在這裏重述一遍以強調牠，同時作為本序文的結束：

『我的生命，已經被新奇的友情與對另一民族的「心的洞見」所充實。不論將來我的生命之路要引導我到何處去，我總不會忘記重慶。因為牠使我感覺到：人類不分膚色、信仰與國別，將與重慶過去數千年的歷史，一樣的融洽而長久。』

又，本書譯述完竣以後，譯者適在病中，以致排印後無力校勘，曾蒙大椿兄代為校樣，無任銘感，書此代致謝忱。

譯者

重慶雜譚

譯者序·····	一
原作者序言·····	一
第一章 執犁的人·····	三
第二章 爬上山城·····	一二
第三章 一朝成名天下皆知·····	二〇
第四章 把鬼子擋在長城以外·····	三四
第五章 關山千萬里·····	四八
第六章 中國之謎·····	六三
第七章 魯小弟弟·····	七五

第八章 與軍界人物的交往…………… 八八

第九章 重慶之黑夜與白晝的對比…………… 一〇六

第十章 中國的語言與醫道…………… 一一六

第十一章 中國的法律…………… 一三〇

第十二章 鴉片…………… 一三八

第十三章 『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一四七

第十四章 成功的失敗…………… 一五七

第十五章 旋渦…………… 一六九

第十六章 鴉片・痢疾與蜈蚣…………… 一八〇

第十七章 乞丐與戲劇…………… 一九一

第十八章 包養兒子…………… 二〇三

第十九章 大漢全席…………… 二一四

第二十章 再會吧重慶…………… 二二三

原作者序

本書是敘述一個美國醫師在重慶古城之中的種種經歷，這個城市位於東方深不可測的內地。

依照歷史上的傳說，重慶建立於公元前二二〇〇年，在一個多岩石的半島之上，正當嘉陵江和長江的合流處。它很早就成為逐鹿者的目標，千百年來，人們爲了要得到這個地方，繼續不停地鬥爭着。經過了四千年的衝突，歲歲的水災，以及焚燬一切的大火，這個四川省繁華的口岸和金融的中心，却依舊頑強地堅守着它那古色古香的生活方式。直到一九三〇年以後，中國國民政府決定以重慶爲陪都，這個古城方才被逼在它的創始時期和現代生活之間的鴻溝上，架起了一道橋梁。

數千年來，中國的幾個傳統的首都，如洛陽，北京，和南京，對於世界上一般的人士，都象徵着神秘的傳奇。可是這個最新的首都，却既沒有什麼美景，也沒有什麼光彩；它簡直是醜陋，骯髒，而且擁擠到無可形容。兩條江水在它的脚下泥濁地渦漩不已，大霧遮蔽住它的高岡，使它們一年倒有大半年不見天日。氣候惡劣到不能描寫；可是，儘管有這種種的缺點，重慶却永遠具有一種稀有而神秘的力量，將人們抱在她的懷裏。

本書是貝錫醫師 (Dr. G. C. Baill) 口述給我的故事，讀者在本書之中，可以看出這個城市所具有的魔力。當他的轎子最後一次從太平門走下山岡，往江邊去的時候，重慶看上去還是和

一千年以前的樣子無異。這幅圖畫在今日是變相了；可是飛機場，廣闊的公路，以及公用的事業，都只能完成浮面的變更。在三和土，彎曲的電線，以及不調和的西方機械的急轉之下，却跳動着同樣的擾人的特性，這個特性，使重慶雖經數千百年，仍舊是中國最富裕，最有力量，最浪漫的口岸之一。

城市和人類一樣，它們的個性，隱藏在各種微細輕飄的事物之中，因此日本的轟炸或焚燒，都不能將它們毀滅。人們在今日重建一切，其迅速和破壞一樣。即使最後一所瓦房被擊粉碎，最後一個市民逃亡出境，重慶一時還不會與那些埋沒在歷史中的其它城市一樣的從此了結，因為她的腳是屹立於岩石之上，她那活力的根基，已經深入於人們的記憶之中了。

第一章 執犁的人

『重慶今日又遭轟炸。』我在愛那普利診治室中開始診治一日的病人時，我的晨報用了陰沉的例句，報告空襲的情形。據報紙上說，城中的公用事業，雖然時時因受損而停頓，却也時時立刻恢復常態。當汽笛一鳴『解除！』的時候，工程隊便掃除被毀之物，並且將寬闊的新式汽車路上的洞穴填補起來。軍事或工業的目標是不大受到嚴重破壞的。那些在天空中玩着死之遊戲的人們，究竟是瞄準技術太差，還是心裏禁不住要毀壞學校，醫院，和難民所，實在是一件難以斷定的事。總而言之，變成了斷垣殘壁的，盡是這些慈善的機關，住宅的區域，以及現代五金業的區域；同時神蹟一般未受損害的美國醫院，便擠滿了殘傷的人體，這些人體並不是兵士的，而是一般平民的。

一提到那所醫院，這種遭難和破壞的累積紀錄，使我感到非常的真實，因為那所醫院的每一部份，在我記憶中都極其熟悉，正好像目前在邁羅蘭我手邊的各種診治器具一樣。倒是提到汽車路，現代建築物，和公用事業的時候，我才恍惚起來了。

不錯，我現在距離重慶有一萬哩之遙，可是當我離開那邊的時候，那個城市和他二千餘年來的樣子簡直沒有什麼不同。人口老是保持着原狀，五十萬的左右。市民對於他們的本鄉被認為中

國大口岸之一，覺得十分滿意；他們以爲重慶和三百哩外的四川省會成都比起來，要好得多了。

在那個時候，重慶人在他們的孤立生活中頗爲自尊自大，無求於人，因此一聽到和南京國民政府發生密切聯繫的主張，竟會加以嘲笑。對於本省他們也不過口頭上的效忠；對於它疆界以外的任何勢力，他們就公開而叫囂地表示敵意了。至於說到了一九三九年他們人口會增加到一百萬，而且連一百五十萬也不算稀奇，那末他們中間即使最能讓步的人，也不會以爲它（這個龐大的增加）是一件可能的事。

那時候（一九三二年）公用事業還沒有存在，只除了新設的自來水廠。可是大多數的居民，都拒絕使用；他們寧願用老方法，雇水夫從長江的泥水中挑了滿桶的水送到他們的門前。這些苦力常常磨肩接踵，爲數甚多，其中有些是挑了水去灌溉農田的。

大部份的店屋都是木造或泥灰造的，前門大開，向着街道，賬桌櫃和行人相隔不過一個木製的柵欄。在狹窄的石級的山道上，人們或者步行，或者坐在轎子裏面，上上下下，和數千年來他們的祖先一樣。要將我所認識的這個古城和現代生活聯結起來，似乎近於幻想，彷彿要描寫火星上的生活一樣。可是在短短的七年之中，我明白這個奇蹟是果真實現了。

相信重慶的改觀是困難的，可是更不容易的是想像那個地方竟成了目前整個中國的首都，又是六千萬難民的一個龐大的集散之地。這些男女老幼，他們被逐出數千百年的老家，財產喪失，家產離散，從沿海區域，從長江流域，和華北平原，跋涉無盡的長途，趕到四川和內地，開始

新的生活。

中國人有一句古話，『哀莫大於心死』，這些行進中的難民，一定充分了解這句成語的真諦。中國人對於他和他祖先出世的一片土地，總是牢守不離的，唯有在生死關頭逼不得已的時候，方肯和它分手。經過水災，旱災，荒年，瘟疫，和內戰，他始終留守在他所久居的地方；即使被逼逃亡，他也必須回家以後，方才安下心來。這個安土重遷的民族性，對於永不安靜，喜歡漫遊的西方人，是不易了解的，可是它却是漢代子孫天生的風氣。

有一次在重慶看燈會，我聽見一個很有地位的市民說道：『我們家鄉出燈會，有些習慣和這兒是大小相同的。』

說話的人全家都和四川省務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我吃驚地問道：『白先生，四川省不是你的家鄉嗎？』

『不，我的家鄉是山東省，』他用極其鄭重的態度對我說道，『我們這一族人遷到這兒，不過四百二十年哩。』

在我寓居中國的時候，我只有過一次實際軍事的經歷；在這一次中，我看見中國人這個特殊的強韌性，很顯著地表現在一個身穿青布衫的老年農夫身上，他驅着水牛去拉動他的耕犁。當時的情形實在最不適宜於注意精神的價值，而我也並不在一種堪稱為易於感受的情緒之中；可是那件事情，却給我很大的影響，使我對於中國人的態度，大為改變。

那時，重慶的職位對我還比較生疏，如工作啦，語言研究啦，以及對於一個陌生世界的種種適應啦，使我日子過得很爲忙碌；其時忽然發生一件重要的事情，須我立即赴上海一行。爲了時間和金錢的兩倍耗費，這個一千五百哩的旅程，從來就是不大愉快的，而在我的情形，則除了上面這種理由以外，還加上了一肚子的不高興。

可是，穿過三峽的旅程，總算是够快的了。我們從早到晚，守在甲板上面，看着急流，漩渦，和矗立的削壁，不停地在我們眼前展開，我們也不肯讓一個鏡頭失去。常常有些小船，像和死神賽跑一般，衝越江面，在我們船首掠過，要搬去跟在它們後面的邪鬼。在所有的急流之下，都有民船擱淺在岸灘上，水浸的貨物，攤在岸上曬乾來。每當我們晚上碇泊在小水灣中，躲在岩石的牆壁裏面，靜聽着江水不住的怒吼，一方面計算這條長江所征收的巨額生命之稅，就不難想像長江舟子所深信的魔鬼，是多麼地具有真實性了。

在宜昌我們遇到了第一次的挫折。有人報告我們有一支軍隊正在由陸路向該埠前進。據說他們所採取的路線就是長江北岸，而我們大概將在前往漢口的第二日或第三日路上遇到他們。

我們的輪船主是一個美國人，他和這一帶的雜色軍隊已經有過好幾次不愉快的衝突，因此他一聽見這個消息，當然不願拿他的船冒險，便通告乘客他要立刻開回重慶去。本來，上江的輪船，對於土匪的突擊，已經司空見慣，因此它們在容易受傷之處，都裝有一層薄薄的鐵板。這種鐵板用以抵擋流彈是足够的，可是對於猛烈的砲火，自然是不足應付。

後來不久，船主又知道有一艘砲艦也將在他公告離埠的時候開航，並且願意保護他的輪船通過那個危險的區域。於是他又改變主意，決定繼續開往上海。『我們倒希望這一次他們再向我們開槍哩，』他對我說道，眼睛裏露出胸有成竹的神氣。『上一次他們使我損失一個中國水手——他是一個好人，跟我作伴了多年——這一次我不望別的，只望他們自己也嚐嚐這個苦頭。』

事情沒有使他失望，因為我們開出宜昌的第二天下午，麻煩就發生了。這一段長江比較狹窄，我們的船在江面航行，離兩岸大約不過三十碼。北岸的長而且闊的堤岸上面，裝飾着許多紅色的小旗，排列得甚為整齊；這個情形，在我看來是非常奇突的。我的美國的背景，使我以為這些紅旗是工人的警號，是他們特地拿來插在堤岸上的。

幸而船上的職員，却認出了這些小小的旗幟是什麼意思，便命令所有的乘客，都躲到裝甲的艙裏去。那堤岸上本來看上去沒有人的，這時候便忽然出現了武裝的軍隊，於是一陣的子彈便飛灑到我們船上來了。

這日整天那砲艦都是緩緩地跟在我們後面，此時消息傳來，說它已經逐漸出現，使輪船上的人心爲之一寬。往常遇到這種槍擊，我們的船主總只有一條路可走——即開足汽力，向前駛行。可是這一次他却並不如此；當砲艦逐漸在望的時候，他故意緩慢下來，儘量向南岸靠近，使砲艦可以開到我們和那支軍隊的中間。軍艦出現所造成的複雜形勢，我想那支軍隊大概事先並沒有想到。不多一會兒，三吋砲彈的雷鳴，便伴着機關槍和步槍的呼嘯而齊作了。

我從一個狹窗裏觀望着這場惡戰。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就注意到堤岸後面的田野裏面，有一個年老的農夫，驅着一頭水牛，正在執犁而耕。我的第一個思想是應該有個人追令這老人找一個安全的所在，可是這個命令究竟如何去傳給他，我却並沒有想到。後來我便看出，這件事是無論如何做不到的。這時候雙方交戰，毫無間斷。許多紅色小旗已經倒在地上，不少插旗的人也跟着倒在地上，因此，看上去那個執犁的人和他的耕牛，也難逃此劫運了。

當第一陣烟幕清除的時候，我不禁又驚又喜，因為我看見那個人仍舊站在他的牲口旁邊，一動也不動，似乎對於人類的愚昧，感到不勝其詫異的樣子。顯然地，他根本沒有想到找尋安全的地方；他的工作是耕種這片土地，此後的時間，他可對皇天后土宣誓，也決不改變他的初衷。甚至在第二次烟霧將他和我遮隔起來以前，他又開始有旋律地同一片土地上走來走去。據我判斷，他所掘出的犁溝，和他平時所掘出的，一定完全一個樣子，沒有不同的地方。

這個時候他的同種人繼續和一隻兵艦上的外國人作戰。他們作戰的理由，在他是很模糊的。作戰的結局，大概他也不大關心——因為這些同種的軍隊，和他的傳統也都格格不入，正和船上這些粉紅皮膚的蠻子為他所不了解一樣。他們都犯了好戰的毛病；照古聖人所說，打仗本來是一件最耗費的事情。連他屋裏的孩子，也都知道人類的第一天職是勞動和身體強壯；第二，便是生男育女，以光宗耀祖。除此以外，就不需要別的事了。這個時候唯一使他擔心的，便是土地要遭難——將他和他的鄰人依之為生的土地炸裂——唉，這使他痛恨得無話可說的惡事了！

此時砲火異常猛烈，堤岸上的軍隊已經不能支持；他們便離開隊伍，在空曠的田野上四散狂奔，如果砲艦不是像想給這些人一頓教訓，讓他們知道尊重沒有武裝的輪船乘客，那末他們這樣奔跑，簡直就使他們自己成了最完美的槍靶子了。我怕子彈所沒有完成的事情，也許給這些踐踏的脚所完成，可是那個執紼的人一定有一種魔術在身，因為他還是站在我看見他的地方，屹立不動。

會戰結束以後，輪船又慢慢攪着水轉身到江心來，乘客也回到甲板上來了。堤岸上散布着倒下的旗子和靜躺着的彎曲着的人體；堤岸本身也被毀甚大，在夏末的雨水使長江成爲一個威脅以前，必須大大修築一下了。平坦的田野上，被打出許多的洞穴；唯一的樹叢——一個竹林——被削去了它的頭頂。只有那個農夫，那條水牛，那個耕犁，却絲毫沒有改變，還是本來的樣子。

想着關於戰爭造成荒涼景象的能力一些平常的事，我抬起頭來，看見身旁的第一個伴侶。『看上去許多可憐蟲都自食其果了。』我說道。

『這是他們咎有應得，』他斷然地對我說道。『使我覺得奇怪的是這個老農究竟怎麼樣逃生的？』

『這個我也不解哩。你知道他從開始到結局，一直就站在那兒的。』

他點點頭。『他們真是古怪的人物；好像沒有一件事情，能使他們恐慌一般。』他碰斜了他的帽子，用手抓着披在前額的灰白頭髮。『我在這條長江上已經有二十年之久；再以前，我是在

福州開班的。可是我這幾十年來，却一點都不了解他們，正像我初出來的時候一樣。我常常詫異他們究竟在人生中得到些什麼東西。」

『也許他們即使告訴我們，我們也不會了解他們說些什麼東西。』我一半對自己說道。

他停了一停，戴正了他的帽子，狡譎地斜望着我。『也許你這話說得很對。不過，』他結東道，一邊走開去，『無論如何，他們總是爲人生而工作，這是一定的。』

那執紼的人，漸漸離遠，在夕陽中畫出了一個輪廓，我覺得他似乎是他人民的一個象徵，象徵他們顛連逆境而仍能屹立無恙的能力。他穩定地翻起那些血漬斑斑的土壤，將生命的希望貢獻給他這片被戰爭蹂躪的小小的世界，到了春綠的期開，重行復活起來。

我的地圖告訴我，今日日軍所佔領的狹窄的地面，將中國中部的田野也包括了進去。看來那個老農如果還活著的話，也一定被逼跟着別人一同離去他遭劫的家鄉而逃亡出去。我頗想知道是否他也在趕往重慶去，或者他是否已經到達重慶而被送到更遠的田野去，因爲那邊已經特地準備了等他和其他所有無家可歸的難民，前去工作哩。

一九三一年我還在重慶的時候，中國的國民政府，充分了解日本有意逼使中國一戰，便開始求取四川省的效忠。因爲這個『境內有四條河流』的省份，既有三峽之險作它的屏障，同時本身又佔據着若干人口稀少省份的進出要道。在這些地帶，有取之不盡的富源，數千百年以來，尙未經人動用。一旦戰事爆發，日本憑了她優越的機械化的武力，一定會將海岸封鎖，並且佔領東部

各大城市，那時候，中國的政府須慢慢向西後退，定居在這片內陸上面，然後對日無限期地作戰下去。要使四川省拋棄自己的小利而從事國家的大計，簡直是一件超乎人力的難事，可是後來經蔣委員長帶了最得力的近侍，親自赴川一行，盤桓了許多日子，這件工作終於完成了。

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中國官員和文化人，便有特無恐地立刻開始向西南遷移。工業的機器，大學的設置，政府的卷宗，藝術的寶藏，以及圖書館等等，都逐漸從危險的區域，搬運到重慶附近的安全地帶去。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該城正式被定為陪都的時候，它在政治上，工業上，和教育上，已經行使着國民政府中心的職權了。

中國的領袖們，除了支持戰局以外，還須開發其它西部各省，以容納由沿海區域而來為數日見增加的難民。古人說所有的道路都通到羅馬，今日則所有中國的道路，都通到重慶；而現代公路的建設，便成了一個最重要的目標。統一的中國人，以無限的人力，以沸騰的熱血，已經完成了許多的奇蹟，而在我執筆的時候，中國正背着中亞的山嶺為障，以抵抗外來的侵犯。

在這個時候，炸彈繼續下落。在這樣的毀滅行動之中，我不禁自問，那個有一隻腿僵硬搖擺的青年魯弟弟，將如何在適當時間中逃到防空壕裏去呢？那些抬着我來去而使我認識重慶的輻夫，現在怎麼樣了——他們也許在扛抬受傷的人吧？那些曾經使我的日子格外富於糾紛的軍人和官吏，現在又怎麼樣了？那些和氣的商人和街上的叫販又怎麼樣了？凡是曾經在醫院門口熙攘往來的男女老幼，現在都成了我所關心的人物。因為這些人曾經給我不少的好處；他們一同幫我去發現智慧和神秘，這些是數千百年來為重慶所有的東西。